

前言

這是一部三年前的台灣電影。因為很喜歡劉若英，所以特意找回鐳射光碟版本欣賞。劉若英在片中的內心戲演繹得非常出色，她很懂得抑壓著情緒，她在片中的言行舉止都配合著她所扮演的女生杜家珍：無奈的回應，尷尬的微笑，憂鬱的眼神，都恰到好處。她能透徹了解杜家珍這個角色的心情和體會，完全把杜家珍這個人物活生生的表現出來。或許可以說，她就是杜家珍。

我很喜歡這部電影。劉若英出色的演繹是其中的一個因由。但令我感受最深刻的，是片中杜家珍這個女生的心路寫照。她很悲，她過得很辛苦，她對「愛情」的執著是惹人憐憫的。還有一批應徵結婚的人，他們對杜家珍又有各自各不同的目的和好奇。整部片子都是在多角度談及「愛情」的種種態度。很同意片中那位教授對愛情的詮釋，因為那正是我們要面對的事實：「一切都是選擇，選擇你所能承擔的。」

※ ※ ※

我看《徵婚啟事》的時候，內心都籠罩著戲中那些糾纏不休的灰暗感覺。杜家珍從沒有一刻是真正開懷真正了無煩憂地笑過。一如她所說，她的笑容，全部都是無可奈何的。一個女人對「情」的付出是如此偉大，同樣地，她對「情」的困擾也是如斯鉅大。整部電影也刻意去營造絕望無奈的環境，我們看到的是昏暗的月光河畔、沒有什麼燈光的餐廳、幾近傍晚的黃昏、孤獨的人、孤獨的對白、就連電話也只是一個人向著答錄機說出一些極度期待會有人回應的心底話。彷彿整個城市都是被一片愁緒覆蓋著，沒有溫暖的陽光照耀，身體冷，心更冷。

導演運用了大量雙方面試方式的場景，加上每個人物都用字幕簡略地介紹背景，有一種紀錄片的寫實手法，我不知道導演是否想藉以反映台灣人對「情」和「結婚」的寫照態度，但給我的感覺是直接的：杜家珍是一個有血有肉活生生站在我面前的人。我認同這個人的存在，所以我更同情這個人的經歷。她是一個對「情」很執著的人。她完全地把自己的愛託付給自己的最愛，就算是有婦之夫，也甘願受委屈。可是就因為這份執著，令她有無盡的困擾。愛人突然無故消失，令她有一種不知所措的報復心態。登了一篇徵婚啟事，就把她帶到了一個曾和愛人歡度時光但現在卻是陌生無奈的餐廳，「享用」著愛人的姓氏作為自己的稱呼，聽著一位又一位應徵人的心底說話。她試圖去擺脫過去，她嘗試去妥協現在，她是在無自主地自我放縱。口裡說著要過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但其實到最後，我們會發現，她從來沒有意識去爭取過。她不斷和應徵人會面談話，目的都不是想認真地去找一個結婚對象。逐漸地，她每一天都只是聽著人家的秘密，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應徵態度，但她根本擺脫不到什麼，也妥協不了什麼，只是讓自己繼續漂流於茫茫大海之中，只是繼續她的執著。

一幕又一幕會面應徵的場景，令我產生了一種很奇特的心情。我不明白他們如何能在第一次見面的情況下，大家只是談了十多分鐘的自我介紹，就可以大膽地向人家求婚。似乎這有一點兒像傳統的盲婚啞嫁，「是不是太快了吧？」杜家珍有這樣的一個反應，我亦而然。結婚對他們而言，已經脫離了「愛情」的基礎。究竟他們懷著的是怎樣的心情？這些會面的場面，我看到了不同的人對愛情的不同詮釋。有人會建立在性慾之上、有人會建立在金錢之上、有人會視之為終身幸福、有人會利用作推銷途徑.....一切一切，其實也是以自己的利益而出發而已。就算杜家珍真是想找一個結婚對象，她也是為著自己的利益，因為她依然想忘記過去，因為她想重新過新生活，因為

她不可以一個人孤單地生活下去。

杜家珍一直想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法，她想把她和愛人的關係得到一個解脫。她很努力，但無法成功。而片中唯一能和她分享心底話的，就只有那位心理學教授。這段間歇性穿插於戲中的談話，是電影中心的愛情觀。他們之間的對話嘗試把感情問題帶到一個比較容易去接受的範疇。「情」有責任，是要承擔；「愛」則是性，是動物的本能。因此，杜家珍所面對的是情困，是要去承擔，是要去負責。問題是無論她選擇了哪一條路，她都會很痛苦。因為人是要經過痛苦，才會成長，才是人生。這是一個強行樂觀化的自我安慰。感覺上那位教授都是想安慰她，把人生觀從絕望拉上來。可是在我看來，他只不過是主張妥協。「一切都是選擇，選擇你所能承擔的。」對，是選擇一些我們可以承受的，因為你所選擇的都會有痛苦，都是不會得到完美的解脫，而只有面對和妥協現狀，所以，要量力而為地去選擇。正如那位教授所言，他所選擇的是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他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性取向，換來一個正常的家庭生活。縱使仍然痛苦，但至少他可以承受得來。

還有那一位坐過牢的傢俬工人，他是唯一一個被杜家珍認為他倆的關係還有機會延續下去的應徵者。因為她的笑容和他很相似，很尷尬，而且無可奈何。因為他們都是同一種人。因為他們都是無可奈何的被遺棄，被踢進黑暗，被痛苦糾纏。兩顆愛情道路上停滯不前的心，走在一起，產生了微妙的化學作用。性關係可以短暫的解除他們的痛苦，但只是暫時性的，杜家珍到最後都是不斷痛哭。因為她知道什麼都擺脫不了，這個和她上床的男人，其實都不是她心目中的對象。她仍然掛念她的愛人，她仍然忘不了懷孕一刻的心情，她仍然為她所造的在悔改。

這是一段很痛苦的愛情，也是一個很悲觀的態度。我深信茫茫大海中，總會有這樣的故事存在。人是一個感情動物，而往往最令人困擾的就是那些愛情的糾纏，剪不斷，理還亂。杜家珍以為自己一直好像在偷窺應徵者的秘密時，自己的秘密原來也一直有人偷聽著。跟著，一切令人心痛的付出，換來了一個令人欲絕的噩耗。一瞬間，彷彿所有東西都沒意義了。剩下來的，就只有解脫，放開懷抱，繼續自己的生活，「苟活」總好比死亡。或許，這又是另一個試圖樂觀化的自我安撫吧。

是尋求解脫的重新生活，還是依然遺棄於灰暗的自我沈淪，一切都是她的選擇。而我深信，杜家珍今回會選擇一個她真的可以承擔得來的生活方式。因為我很希望她那真心的甜美笑容，都能「永遠那樣」。

心上的人兒
你不要悲傷
願你的笑容
永遠那樣

潘字頭

2001.4.16